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九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一

五行

陽伏為陰子華子一一也而其一一水涵太一之中精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一風陰也而其發為陽子華子一一一一一一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陽之氣為火陰之氣為水子華子一一一一一一火勝故冬至之日燥一一一一一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明木達金辨水藏土發生子華子一一氣之喜一也一一氣之

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丨也

天降一氣五氣隨之

子華子夫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丨寄偹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也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地濕火生天燥水生

鶡冠子天者神也地者形也丨而丨丨馬丨丨而丨丨馬

丨

華物照物割物沉物

鶡冠子以木丨丨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丨丨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丨丨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丨丨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以土為大部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

義保專制困 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丨母生子曰丨子母相得曰丨母勝子曰丨子勝母曰丨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

土與金木水火雜 國語故先王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成百物

終始五德 史記漢文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丨丨傳丨丨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

建除叢辰 史記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丨丨家曰不吉丨丨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以五行為主 見上

木者貴臣卿大夫之象 漢書五行志春秋成

公十六年正月雨木氷劉向以為氷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少陽｜｜｜｜｜｜｜也比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木介**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氷為｜｜介者甲甲兵象也**揚光煇為明**漢書五行志火南方｜｜｜｜｜者也**濫炎**漢書五行志自上而降及｜｜妄起是為火不炎上**金為水宗**漢書五行志｜｜｜｜得其宗而昌**水火壯火水妃**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之｜也｜｜｜也**陰盛水長**漢書溝洫志｜氣｜則｜為之｜**羽氣乘宮**漢書李尋傳｜｜｜｜注晉灼曰羽北方水也

宮中央土也

以水為本 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道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

六甲窮日 後漢書郎顗傳明日癸亥王匡等以｜｜｜｜不出㟁因得更理兵勒衆

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後漢書郎顗傳三百四歲為一德｜｜｜｜｜｜｜｜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改變也

反支 後漢書王符傳公車以｜｜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變火 隋書王劭傳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隨代廢絕於是上表請｜｜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

水中出火 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江｜｜｜可以燃

不與火分功名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

父子之序相受而布 董仲舒春秋繁露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

相據以生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錯王｜｜｜｜

更為父母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

｜｜子卯日沐 王充論衡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

日氣 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

寒炎 劉晝新論火性宜熱而有蕭邱｜｜

貴人為主 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之｜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

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仲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戊在戌己在辰

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己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為戊分軫角為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丨當丨丨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己分則丨當丨丨也適甲以六戊為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己為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己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馬二說正相合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儲泳祛疑說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

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為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儲泳袪疑說纂｜｜｜｜｜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未極十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殺數積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儲泳袪疑說纂｜｜｜｜｜｜｜｜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

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此土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儲泳祛疑說纂

｜｜｜｜｜｜｜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為對

衝則虛之己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干順布十位已週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申之衝則虛之己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于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貫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各兼信智 晁迥晁氏客話水土二行｜｜｜｜

人火龍火 張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得水則滅｜｜得水而熾

陰錯陽差 王逵蠡海集｜｜｜｜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為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為陰錯己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為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為陰錯己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為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為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為陰辰故有陽差也

四極四藏王逵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為||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為||寓四墓馬故此入支各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為四關闔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陽於戊藏於辰戌己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己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合異為一張仲才文始真經金之為物可||金而鎔之|||金

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張仲才文始真經||故蘊為五精||故達為五臭||故華為五色||故實為五聲||故滋為五味

醫

痓脽礦石管子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之||也

風生骨管子東方曰星其時曰春

其氣曰風丨丨木與丨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陽生氣 見上 **土生皮肌膚** 見上 **陰生甲** 見上 **寒生血** 見上 **醫理藥淪** 子華子丨丨者丨也理者意也丨者丨丨也淪者養也 **四然二反** 子華子腑臟之伏也血氣之流也空竅之塞也闢而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丨丨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之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之矣察於丨丨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 **持養** 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精液布湯故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

感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丨者持此者也所謂丨者養此者也

流水不腐户樞不蠹見上

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

子華子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

知疾所自起

墨子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丨丨之丨丨丨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化心變慮

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丨其丨丨其丨丨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

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向明見心 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望之既而曰嘻吾｜子之｜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攻偕生之疾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換心 見上

衆醫良

醫神醫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季梁曰｜｜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矯俞盧 見上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積毒成藥 鶡冠子｜｜｜｜工以為醫

鬼神避

之鶡冠子王獨不見夫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扁鵲最下鶡冠子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為｜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視神見上

良醫化之鶡冠子｜｜｜｜拙醫敗之

攻之於腠理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
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 見上

齊藥 韓非子醫者｜｜也

彈痤 韓非子｜｜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精不流則氣鬱 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
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
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
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
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

吮而起疾遂已 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
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
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
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乃｜｜｜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藥萬變

呂氏春秋譬之若良醫病萬變｜亦｜｜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治十起九

呂氏春秋今有良醫於此｜｜人而｜｜｜人之所以求之萬也

類推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鍼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貍頭愈鼠雞頭已瘻虻散積血斲木愈齲此｜｜之｜｜者也

摩息脈血

淮南子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知病之所從生注摩音莫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醫多盧

揚子扁鵲盧人也而

丨丨丨**治疾之聖**抱朴子附扁和緩丨丨丨丨也**鍼艾之伎**抱朴子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惟論藥石豈可便謂丨丨丨丨過於長生久視之道**生枯起朽**抱朴子雖有丨丨丨丨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述方**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丨丨注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丨丨丨丨丨丨**上醫醫國**國語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龢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丨丨丨

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伏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投石 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丨其丨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嘗百草 史記三皇紀炎帝神農氏始丨丨丨始有醫藥

禁方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丨丨年

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注徐廣曰鄭當作鄭

飲上池水見上知物見上視見垣一方人見上盡見五藏癥結見上特以診脈為名見上當生者能使起史記

扁鵲傳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

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告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畫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
生死人也此自｜｜｜越人｜｜｜之｜耳
俞跗見上練
精易形見上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見上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見上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見上能生
死人見上隨俗為變史記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
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
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
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帶下醫見上耳目痺醫見上小兒醫
見上黃帝扁鵲脈書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
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

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之｜｜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按意倉公名

練五石 史記倉公傳齊王侍醫遂病自｜｜｜服之

陰石治陰陽石治陽 史記倉公傳｜｜以｜｜病｜｜以｜｜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則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

柔齊剛齊 見上

脉法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令知之

診籍 上

國工

見史記倉公傳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其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丨丨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精方妙方見上

聖儒見上

順者乃治之史記倉公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丨丨丨丨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五診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丨丨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

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經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脈高下見上上下經脈見上守數精明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度鍼石湯火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見上

通閉解結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見上

論病及國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以｜｜｜｜以｜｜

蹈背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其｜｜｜武氣絶半日復息

竹筳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其｜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發精於鍼石 漢書敘傳鉥鵲｜｜｜｜｜注師古曰鉥秦醫鉥也鵲扁鵲也

運手爪 後漢書趙壹傳鍼石｜乎｜｜注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

涪翁 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

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

四難

後漢書郭玉傳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

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心識分銖不假稱量｜｜｜｜｜｜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漆葉青黏散

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丨丨丨丨丨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𪗾酢吐虵

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丨大丨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丨丨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虵輩約以十數

灸處如引繩

魏志華佗傳注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

愈即行後丨丨夾脊一寸上

下行端直均調丨丨丨丨丨也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疾微時權令醫

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

丨丨丨丨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目疾方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六物

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

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

鄭康成魏髙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丨丨得此

丨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起五夜早眠六凡丨丨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藴於胸中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

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髙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丨丨一人令自消息

蝦蟇膾

宋書張暢傳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

云宜食丨丨丨牧甚難之暢含

宋書何尚之傳還

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飲乳

都因患勞疾積年

丨婦人丨乃得差

丨以百瓶水從頭自濯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傖父䟽身坐石上丨丨丨丨丨丨丨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

吐雞雛南史褚澄傳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丨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丨丨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

為芻人案孔穴鍼之南史張融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

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石而脉重衣以覆之　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名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焉｜｜｜｜之項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有以石為針　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爾經方浩博務存精要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歷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魏書徐謇傳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遂被寵遇

抽針即愈魏書崔彧傳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

不問貴賤皆為救療 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

精習經方洞曉針藥 北齊書李元忠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按密元忠族弟

蛤精疾 北齊書徐之才傳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 周書姚僧垣傳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灸頞

歎鼻 隋書麥鐵杖傳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瓜蒂｜｜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入靈府中 隋書許智藏傳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九針 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脉孔穴使識浮沉澁滑之候又以｜｜為補瀉之法注其針名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 舊唐書賈敦頤傳弟敦實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也終不服藥

猪肪殼膝 舊唐

書李抱真傳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李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無故不宜服藥

舊唐書裴潾傳穆宗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皐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臓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舊唐書許允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允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免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舊唐書孫思邈傳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

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按摩呪禁

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師四曰｜｜師

外臺秘要

唐書王珪傳孫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瘳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討繹精明世寶焉

佐使相須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録注詺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録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黄帝内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録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

記其語别録者魏晉以來吴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説故弘景合而録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今古集驗方

唐書陸贄傳既放荒遠常闔户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袛為｜｜｜｜｜五十篇示鄉人云

太醫箴

唐書柳公綽傳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静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泱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内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貫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静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

醫敢告諸御

氣與心流疾乃伺之見上

理於未然見上

鍼肩唐書甄權傳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其|髃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

校醫術優者為翰林學生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亥|||人||||||||

十道六通宋史仁宗紀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每試||以||為合格

丸艾宋史盧懷忠傳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以賜之

國醫屈服|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皆||張仲景傷寒論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衞州皆本高氏學焉

高氏學見上

燒地灑藥宋史王克明傳盧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

覩形色知病所在遼史蕭胡篤傳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其｜｜即｜｜｜馬上

視疾亦知標本遼史直魯古傳吐谷渾人世善醫雖｜｜｜｜｜｜｜｜有十全功遼史耶律敵魯傳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馬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

｜｜視疾若隔紗覩物遼史逆臣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馬蹶不仆尤神於醫｜人｜｜｜｜｜｜莫不悉見

六門二法金史張從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所著有｜｜｜｜之目存於世云

開竅納書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八歲試童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古方新病不相能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也自爲家法云

十三

科 元史選舉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優劣焉

調隂調陽 桓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寒氣盛則損之而|||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張華博物志神農經曰|||||||為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謂大黄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橘井 葛洪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白母曰具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

杏林 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

病亦不取錢病愈重者使栽｜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鞭百草｜干寶搜神記神農以赭鞭｜｜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病龍求治干寶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陰陽配合子母兄弟｜｜｜｜｜｜唐六典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凡藥有｜｜｜｜｜｜｜根葉花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皆辨其所出州土每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

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唐六典鍼博士掌教鍼生｜｜｜｜｜｜｜｜｜｜｜又

以九鍼為補瀉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

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濕五曰饑六曰飽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丨丨丨丨丨丨丨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

祓除邪魅

唐六典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丨丨丨丨之為厲者

炙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人善丨人丨治病者

貝母試瘡聚眉閉口

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虎鬚治齒

段成式酉陽雜俎虎交而

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也

｜｜黃帝針八邪

祖上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競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針乃｜｜｜｜｜穴也

一壯

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一灼謂之｜｜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沈括夢溪筆談舊說有藥用｜｜｜｜｜｜｜之說其意以謂藥雖眾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為宜

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處方用意幾似古人　張耒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

三其｜｜｜｜｜｜｜｜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

斗火一盤氷　方勺泊宅編蜀人石藏用以醫術遊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擔頭｜｜｜陳承篋裏｜｜｜

得術於高參政得脉於郝氏老　邵伯温聞見前録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若訥｜｜｜｜｜｜｜｜其說謂高參政醫學

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碗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自此疾平復

品量增減

邵伯溫聞見前錄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能解人而視經絡

邵博聞見後錄無為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其||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

木王則金絕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癢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頻愈宰相馮延已當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

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痺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嘗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耳羣醫大服

腦後下鍼

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曾無病痛

列竈煮藥

趙悳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三四||||於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與

醫之六經

葉夢得

暑録話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才術皆｜｜｜｜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為千金方兩部説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為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茍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為司命也思邈之為神仙固無可疑

協濟成仙見上

妙盡古今方書之要見上

二書為司命見上

地漿葉夢得避暑録話四明温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薫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

八言勝服藥葉夢得避暑録話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似

丨丨丨也

食掛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丨丨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

姚寬西溪叢語許微叔精於醫云丨丨丨皆丨丨惟有丨丨丨丨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衙推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丨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北方人醫皆稱衙推不知何謂

市金杵臼嚴防禦家

顧文薦船窓夜話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

之由語以食湖蝌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脈醫曰此冷痢也具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具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可謂不世之遇

三點

周密齊東野語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

鬼宮鬼壘鬼枕鬼牀

周密齊東野語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二曰鬼信三曰||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七曰||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

鬼市 見上 **鬼臣** 見上 **鬼封** 見上

隔垣知病

賈似道悅生隨鈔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侯

剪舌

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

出至胃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温人也嘗識此證遂丨去之頃間復生一丨亦剪之又於眞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割額取蝌 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丨開丨上丨一小丨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蝌至今藏之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天炙 游居錄八月朔以盌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二

卜筮

握粟而筮　管子守龜示兆丨丨丨丨者屢中　**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

旬虛　管子若丨丨期於月津

能動地　晏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丨丨丨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駟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

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
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太歲**列子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小筮**荀子｜｜而後決大事
先人事而後說卦文中子謂汾陰侯生善筮｜｜｜｜｜｜｜**挾以銜骨齒**
牙為猾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戎夏
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
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
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離散**國語我卜伐驪龜往｜｜以應我夫若是賊之
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得國之卦**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
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
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並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丨丨丨丨也

祭地爲祟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丨丨丨丨趙乃還之

太卜見卜上數策占兆 戰國策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

錯龜｜｜｜以
視利害何國可降
大橫
史記漢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
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
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應劭
曰以荊灼
龜文正橫
雞卜
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
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
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
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
上信之越祠
雞卜始用
非龍非彲非虎非羆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
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
｜所獲霸王之輔
遵厥兆祥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故
周太史之卜田敬仲完
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以弑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
｜云
棓生
史記袁盎傳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
｜｜所問占注文類曰秦賢士善術者
神

馬當從西北來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注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觀采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

按式振綦史記日者傳令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昆蟲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史記龜策傳或以為｜｜之｜｜｜｜｜｜｜｜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

預見表象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揵策灼龜史記龜策傳夫｜｜定數｜｜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荊支史記龜策傳｜｜卜之必制其創

祓以卯灼以荆史記龜策傳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之｜｜｜束向立｜｜｜｜若剛木土卯指之者三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卯𤍡黄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莫知汝信令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粱卯𤍡黄見上

假之玉靈夫子見上

龜厭漢書藝文志｜

丨不告詩 射覆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丨丨置
巳為刺 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
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
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別蓍布卦 見上 賤業而可以惠衆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
為卜筮者丨丨丨丨丨丨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
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
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露蓍 漢書張禹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
齋丨丨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
禹為感動憂色汪服虔曰露蓍筮易蓍
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宜有聖女興 漢書外戚
傳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
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丨丨丨丨其齊田乎

金水王相父母得位漢書王莽傳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卦遇｜｜｜｜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康強之占逢吉之符見上

仍物鬼諏漢書敘傳胥｜｜而｜｜兮廼窮宙而達幽注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賣卜自奉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九宮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律歷呂定吉凶重之呂卜筮雜之曰｜｜

文君端著後漢書張衡傳｜｜為我｜｜兮利飛遁以保名注文君文王也

兩赤虵分南北走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

開緻筒有丨丨丨丨丨丨丨緄令旻筮之卦成旻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十里復五年吏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灼骨

後漢書東夷傳倭丨丨呂卜用決吉凶

流光如燕爵

魏志管輅傳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丨丨丨丨丨者入君懷中般般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項之經為江夏太守

青囊書

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丨丨中丨丨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按卦名之是為驢鼠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

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悦曰此是邪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按驢字誤非連上文也是盧山君鼠耳邪亭即宮亭湖也

卯文發而沴金

晉書郭璞傳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震柏

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參

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丨丨樹粉碎

武進得鐸

晉書郭璞傳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丨丨縣人於田中丨銅丨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歷陽井沸

會稽出鍾 見上

南崗雙柏 晉書郭璞傳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樹下既至果然後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

墓碑生金 晉書郭璞傳水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庾氏之大忌也後水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

用三陽可有後 晉書庾水傳初郭璞筮水云子孫必戕而為桓溫所滅

有大禍惟｜｜｜｜以｜｜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

卦與吾同

晉書桓彞傳初彞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彞問其故曰｜｜｜｜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含明隱迹

晉書隗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

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書版寄意見上往東而小還東而大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枳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北及黄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名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今||||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

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
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

遠三枕避三

沐 晉書苻融載記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

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賜名著

宋書王微傳徵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以||

別龜甲

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善卜|||價至一萬

封侯之瑞

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詰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也

如期雨尌

南齊書徐伯珍傳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

安知後文不為上九

梁書阮孝緒傳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

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

象實應德見上

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文育曰有錢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可暴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天帝召歌南史賀瑒傳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之｜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俄頃而蘇

手鑄金人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十中八九魏書耿元傳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

有客扣門元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用五十蓍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青帬女子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抱之可往取

也如言果得

買魚得馬 隋書楊伯醜傳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丨丨作膾當丨丨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鳥卜 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丨丨

著立 舊唐書明皇紀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丨丨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筮大馬 舊唐書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緜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福弟**舊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投龜於地**唐書張公謹傳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當為卿輔**唐書李綱傳綱在隋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罔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唐書趙宏智傳曾孫矜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覿為筮曰｜｜｜｜｜｜｜其墓直丑在道之右甫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

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寶物至 宋史孫守榮傳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當易三卦 宋史掌禹錫傳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

驄馬當勝 遼史魏璘傳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令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

炙勃焦 遼史西夏傳凡出兵先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

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擗算** 見上　**咒羊** 見上　**矢擊絃** 見上　**其占如響** 金史武禎傳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　**數卜** 劉向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乎　**示不自專** 班固白虎通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　**龜久著耆** 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之為言｜也｜之為言｜也久長意也　**究音**

班固白虎通龜以判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判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判

龜腊

王充論衡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占者曰凶太公曰龜腊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德斯益否斯損

荀悅申鑒或問卜筮曰｜｜｜｜｜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虎卜

張華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令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

老蠶緣枯桑

常璩華陽國志王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

十二棋卜

劉敬叔異苑｜｜｜｜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

云

五行十二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辯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為火細長芒動為水兆有仰伏倚着落起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旹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蓍三偃三起　劉餗隋唐嘉話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無故自起凡｜｜｜｜觀者呂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失牛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注太元經常取以卜　李肇

國史補王相｜｜｜｜｜｜｜｜自言所中多於易筮**取鷄卵以驗其黄**段公路北户録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兩頭點土中心虚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馬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悮乎錢曰請為韻語｜｜｜｜｜｜｜｜｜｜｜｜｜｜｜｜其人本意貴天津橋絡之具精如此**君除拾遺可發此緘**鍾輅前定録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

道一尉捴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怨而去王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捴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捴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㠯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㠯授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爾當大咎捴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㠯捴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捴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捴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捴所為乃下詔召捴時捴寓宿於懐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荅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捴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

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翼日授左拾遺句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死跋焦生跋焦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上人尤神之

不必專用龜策

吳處厚青箱雜記又有鳥卜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肴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頃有鳥如雞飛入巫者懷中即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丸或打揚技或杓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觸

物皆通||||||也

庚午春秋

邵博聞見後錄予見王慶曾言癸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曰豈君運行||||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興如此

豐字紀年

邵博聞見後錄殿中丞邵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如期改元豐云

卦影

魏泰東軒筆錄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坰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異日抗疏言彈荊公又乞留班頗喧於殿陛上怒降坰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坰笑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推園中牡丹

張邦基墨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充大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

丨丨丨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雨馬踶絶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可以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祗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蠡卜 王宏卜記丨丨丨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筮人丨丨傳說自給

揲蒲卜 王宏卜記丨丨丨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揲蒲揲蒲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揲蒲卜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菴筆記凫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丨丨丨丨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跌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巡官 陸游老學菴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丨丨巡官唐五代郡倅之名或謂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

帝堯之兆 史繩祖學齋呫嗶今

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丨丨丨其象似瓦原之舋罅是用名之

賣卜臨安三橋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韓熾者丨丨於丨丨之丨丨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令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知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張仲才文始眞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能告吉凶

黃龍儻仙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為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

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

仙人上馬見上

蟢窠落地見上

金井闌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只有六十二卦且此法不可用

占候

圜心虛天下墨子子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
者也是||||而||||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兵忌

荀子
武王
之誅紂也行之日以
||東面而迎太歲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
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
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
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
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
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
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其|三|君延年二十
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
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
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
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天衡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

雲旍見上滑馬見上蚩尤旍見上五勝生一壯

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呂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

｜擊鉤陳之衝辰

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北斗之神有雌雄

淮南子｜｜｜｜｜｜｜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

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
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
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
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
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
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
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
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見淮南子操舍開塞各有｜｜注中國呂

以天占

上

龍忌

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揚子史｜｜｜｜聖人呂人占

人

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

德隆晷星

揚子或問星有甘石
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則｜｜星隆則晷德也注司
馬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
德從而壞

辰出參入皆晉祥

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
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而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氣為龍虎成五采 史記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皆｜｜｜｜｜｜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當有王英見 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

望氣 見上

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 史記律書｜｜｜｜｜｜｜｜｜｜百王不易之道也

五星聚 史記天官書歲星所在｜｜皆從而｜於一舍

其下之國可呂義致天下

監德失次應見柳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色蒼蒼有光其||有|||歲早水晚旱

降入失次應見張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呂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大有光其||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

青章失次應見軫史記天官書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呂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曰||青青甚章其||有|||曰青章歲早旱晚水

跰踵失次應見亢史記天官書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呂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熊熊赤色有光其||有|||

開明失次應見房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呂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有|||歲早旱晚水

長列失次應見

箕史記天官書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鸕參晨出曰丨丨昭昭有光利行兵其丨丨有丨丨

丨大音失次應見牽牛史記天官書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丨丨有丨丨昭昭白其丨丨丨丨丨丨

長王國昌熟穀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丨丨作作有芒丨其丨丨丨丨丨丨其失次有應見危曰長王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

長王失次應見危上見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史記天官書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丨丨白色大明其丨丨有丨丨丨丨歲水女喪

大童失次應見婁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丨丨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丨丨有丨丨丨

天泉失次應見昴

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丨丨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丨丨丨有丨丨丨

天晧失次應見參　史記天官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丨丨熙然黑色甚明其丨丨有丨丨丨

歲星赤黃而沉大穰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色丨丨丨丨

得土得女　史記天官書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所居野丨丨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丨丨不乃丨丨

易行　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丨丨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

五星同色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大圜黃滜　史記天官書其色丨丨丨丨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

注淖音澤

免過太白間可椷劍 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免星椷音函函容也

日暈制勝 史記天官書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丨丨丨丨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已其直及日所宿加已日時用命其國也

食所不利生所利 見上

仰望平望登高

望　史記天官書凡望雲氣｜而｜｜之三四百里｜｜在桑榆上餘二千里｜｜而｜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雖臨城有城必降

雲雄上見稍雲精白　史記天官書｜｜｜｜者其將悍其士怯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史記天官書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　史記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若霧非霧　史記天官書｜｜｜｜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臘明正月旦決八風　史記天官書漢魏鮮集｜｜｜｜｜｜｜｜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

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 見上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 見上

正月旦比數雨 史記天官書或從｜｜｜｜｜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此其大經也

五穀逢昌 史記

天官書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其對為衡

歲乃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史記天官書所見天變皆||有殃||||||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傳天數者 史記天官書昔之||||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皋魏石申

星氣占歲 史記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數者|則唐都|則王朔||則魏鮮

三光之占亟用 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希見而|||||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客氣發見 見上

必通三五 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日再中史記封禪書平又言臣候｜｜｜居頃之日卻復中按平新垣平也視日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事春申君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東井秦分先至必霸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者｜｜也｜｜｜｜楚雖彊後必屬風師漢書天文志有雲如眾風是謂｜｜法有大兵斗擊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聖人知命之術漢書藝文志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比｜｜｜｜｜｜｜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漢書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六情十二律漢書翼奉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

王者忌子卯吉午酉見上**辰為客時為主人**

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為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

辰疏時疏而時精其効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

精必參伍觀之見上

鐵炭低卬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効可信者也注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曰此候二至也

辰星効於四仲漢書李尋傳||主正四時當||||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

營頭星後漢書天文志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之|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按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五色喜怒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繞帶天街後漢書襄楷傳諸儒或曰令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已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蹢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裴回藩屏蹢躅帝宮見聖帝應符之兆見上八魁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為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木勝土刑制德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丑

寅申皆徵後漢書郎顗傳令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丨丨丨丨丨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

寒溫為實清濁為貌後漢書郎顗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丨丨丨丨丨丨

金氣為變發在秋節後漢書郎顗傳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丨丨丨丨丨丨丨

重華後漢書郎顗傳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丨丨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後漢書郎顗傳丁丑大風掩蔽天地丨丨丨丨丨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歸忌後漢書郭鎮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丨丨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

也

五將三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武擔石折 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五官獻犞 後漢書楊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掾｜｜數包

二使星 後漢書李部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部候舍時夏夕露坐部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部指星示云有｜｜｜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荊州占 晉書天文志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

略其名狀**集星章**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書有｜｜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晉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火烟粉沸如旌如弩晉書天文志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之狀或白如｜｜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黑｜或｜張｜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

變山形見上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如持斧覆舟如牽牛鬬鷄晉書天文志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

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人||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雲|||或有雲如||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四布

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或如||或雲||||如||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為敗軍之氣

繫牛飛鳥見上

驚鹿相逐兩鷄相向見上

瓜蔓連結

晉書天文志凡暴兵氣白如|||||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

斗牛間紫氣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常有||道術者

琦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禨祥協德 晉書陸機傳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隱士當之 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曰｜｜｜｜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衆星｜｜｜｜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

大鳥望旗顛仆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㬰有二｜｜從南而來一向行宫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勰言於髙祖曰始有一鳥｜｜｜｜臣謂大吉髙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士咸説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隣國貢嬪嬙 魏書崔浩傳有免在後宫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謡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説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矣諸人皆作色曰

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讙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三

陰用兵盖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吕比言之｜｜｜｜｜｜｜｜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按淵

張淵驛馬星流

魏書張淵傳又有容成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尉問路曰昨夜丨丨丨丨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兩馬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從西南來魏書王早傳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丨匹丨丨一白一赤丨丨丨丨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白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坐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名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

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尅見上

申時大兩見上

為客不利北齊書神武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夜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蠱陣鬬占者曰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曰此候勝負是時黃蠱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曰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

黃黑蠱陣鬬見上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齊書斛律金傳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

喜氣下臨必有大慶周書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

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

度星法 隋書滕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

青氣如樓闕 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鳥

言 北史崔逞傳長讜少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讜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靡不開解按長讜名懸崔贇子

小人風 北史李業興傳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㠯爾為本州刺史既而㠯為太原太守

宅有獄氣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四朔頻大 唐書歷志貞觀十八年淳風上言仁均歷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

漏母 唐書歷志以消息數春分後加｜詔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定

陽歷陰歷 唐書歷志日道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為｜｜也

表曰｜｜｜其郵傳過宿 唐書歷志傳仁均曰日躔宿度如｜｜之｜｜

命辰起 裏曰｜｜

子半命度起虚六唐書歴志｜｜｜｜符陰陽之始｜｜｜｜｜｜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歴志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為｜｜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四十九日為每日｜｜又以｜｜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為｜｜以並午正前後七刻内數為｜｜｜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黑氣狀如鬬鷄五代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句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破之鄩閉壁不復出赤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左右皆賀昴宿有光雲從北来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

謂其從子曰吾觀｜｜｜｜｜｜多｜｜｜犯境上寇將至矣

德星　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常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録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

旦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

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

道

越絶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凡氣有五色青黄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末鋭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強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強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黄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黄氣在右

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大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陽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相氣取敵見上

日走月步焦氏易林｜｜｜｜趨不｜

同舍夫妻反目君主失國

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吳越春秋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令日甲子時加於巳｜｜｜｜｜｜｜｜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令往方死何侯之有

陽將吳越春秋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於水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令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令日丙午日也丙｜｜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令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畜金之發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顧急

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金制始而火救終**見上

德在合斗擊丑吳越春秋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年七月辛丑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刑以行武武決勝矣然丨丨丨丨丨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時羣忌荀悅申鑒或問曰丨丨丨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沉

知神人來過葛洪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丨當有丨丨丨丨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得道乃停關中

視月中異物葛洪神仙傳尹思者

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獨坐屋中遣兒｜｜｜有｜｜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刻鳩表端 王嘉拾遺紀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玉為｜置於｜｜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算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

容 則｜｜｜｜｜｜｜書則｜｜｜｜不服寶衣不甘黍食

星伏南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濬將征問靳普令行何如昔對曰｜｜｜｜｜｜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按濬謂龍驤將軍王濬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

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欲知五穀但視五木

賈思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雲形似樹日辰在金

劉肅大唐新語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赤兵驗黃時豐

韓鄂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為｜｜乃｜｜

黑雲如皁

李石續博物志京房風雨占候曰｜｜｜一四｜二日中一日大雨二四三日雨三四十日雨

皆以天事名之

沈括夢溪筆談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於戌故

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馬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止合

有十一神將 沈括夢溪筆談｜｜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

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干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

沈括夢溪筆談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丨皆丨以是知其丨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甚驗

鳥占

周密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其術多驗號富春子溥遊雲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兩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令已抵闕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翼日果李全以玉枉斧為貢為閽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剌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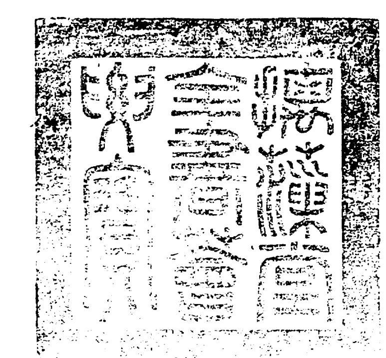
八風

張仲才文始真經｜｜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

氣之積灰懸炭

釋贊寧感應類從志一一知風一一識運耳雨注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時晴則炭輕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一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方術部三

星

后來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丨丨丨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
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
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
受命於戶則可｜｜｜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不舉五月子 見上

識命 後漢書王昌傳

興年十二｜｜者郎中李曼
卿與俱至蜀按輿劉子輿

六庚為白獸 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

｜｜｜｜在上為客星在下
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伏為河東太
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
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而相齊是兒亦
將與吾門矣 故
名之為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
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絡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曰漢宋忠賈誼識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背禄於法無官假得禄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禄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戸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輿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禄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禄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孫財若禄其孫劭濬皆簒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同建與禄而貴賤殊域共命

若胎而夭壽異科見上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

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劉晝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移而｜｜｜｜｜也

感星劉晝新論徵子｜牽牛｜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磨蝎為身命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皆康彊吳處厚青

籍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巘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丨致政

丨丨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 邵伯温聞見前録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丨丨丨丨丨丨今丨丨丨丨丨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葢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三處合 魏泰東軒筆録章郇公慶歷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丨丨丨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名銜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熈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鄒公之言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録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馬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竒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丨丨一廻

當並案食九月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輙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闗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丨丨丨而丨者丨箇丨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

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輙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名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揖於左公為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别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名之矣督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談天

岳珂桯史中都有丨丨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

言不禄禄

岳珂桯史蜀有揚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聳而多知自云知數丨頗丨丨丨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艮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目曰劍鋒

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葢干支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挻衝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神

辨八煞 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按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别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何慮數萬每一談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别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

醉筆如飛 陶宗儀輟耕録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婢妾并玉器云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丨丨丨丨丨畧不搆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説棄職别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兊然眞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安命法

陶宗儀輟耕録曰家者流呂日月五星及羅計炁孛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呂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丨丨丨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眞捷徑也

納音所起

陶宗儀輟耕録六十甲子之納音此呂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呂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丨丨之丨丨也

遇龍則化 陶宗儀輟耕録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眞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丨丨丨丨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歅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丨丨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梱也為祥見上姑布子卿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丨丨丨丨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相形論心擇術荀子丨丨不如丨丨丨論心不如丨丨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敦顏土色呂氏春秋臣嘗聞相人於師丨丨而丨丨者忍醜吉人吉臣吉主呂氏春秋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丨丨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丨丨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丨丨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參午達理奇

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曰子體無丨丨丨丨丨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

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遺之且其狀丨丨丨丨丨丨丨王其勿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丨丨丨丨丨呂氏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

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呂公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丨丨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丨丨丨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眞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名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名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矣

從理入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死法也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

聖人不相

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百日之內持國秉政 見上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見上

當刑而王 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容相之曰｜｜｜｜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法憂喜在容色 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於｜｜｜｜｜於｜｜｜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人奴安得封侯事 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丨丨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丨丨丨丨乎

不得名一錢 史記

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丨丨丨丨丨寄死人家

小史有封侯骨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

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竒其形貌謂曰丨丨丨丨丨丨當吕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相**

書漢書黄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丨丨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隣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娶巫家女**上見**能食人亦**

當為人所食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相理鞠條**漢書叙傳許丨丨而丨丨注應劭曰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必為此女稱臣**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丨丨丨丨丨丨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逾於所生**問息**

耗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丨丨丨見后者

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頷虎頸飛而食肉後漢書班超傳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此萬里侯相也

足心有黑子當為二千石後漢書黄昌傳昌左｜｜｜｜｜常自言｜｜｜｜｜注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嫁阿鶩魏志朱建平傳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没戲言遂驗乎今欲｜｜｜｜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見上

獨見白狗魏志朱建平傳謂應璩曰

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丨丨一丨丨而旁人不見也瑑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當下壽 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頭低視仰名為聍刀 晉書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丨丨而丨丨相法丨丨丨丨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 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貴為

人主

憑之無相 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

三人皆至方伯 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當｜｜｜｜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鼓角相 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胞衣紫色 見上

仕當至公 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餘人莫及也

年位最高 見上

日月相 齊書江祏傳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

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丨丨丨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隐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

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亦可得方伯耳

臂有封侯志

齊書魏虜傳初元度自云丨上丨丨丨丨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宫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

奇聲

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生有丨丨封侯相也

小虧損則當富貴

陳書章昭達傳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丨丨丨丨丨丨丨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不忘司馬之言

南史宋武帝紀初晋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

相帝當得州否臾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臾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大雷老父 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 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摟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為天地母生天地主 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

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勿過三人知也

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

魏書寇讚傳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制命闕右

魏書盧淵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闕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衆七萬將出于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

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顧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亦｜｜｜｜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必為良將位極人臣北齊書暴顯傳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語終失僧莫知所去袜眼試相術北齊書皇甫玉傳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捅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此公子有至貴之相周書孝閔帝紀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

華見帝退謂所親曰丨丨丨丨丨丨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必為台牧周書李賢傳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丨丨丨丨卿其勉之

當為天下君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丨丨丨丨丨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北史皇甫玉傳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丨丨丨一尺之丨丨一尺之丨丨丨一寸之丨大將軍臉薄聘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舊唐書劉仁軌傳初為陳倉衛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丨丨丨丨丨丨丨後果如其言

一門盡貴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壻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

夏摯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官位高而不壽時人未之許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面似大獸 舊唐書袁天綱傳常挺就之相天綱曰君｜｜｜｜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

伏犀貫腦 舊唐書袁天綱傳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

玉枕 見上

背如負物 見上

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 見上

鳶肩 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

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蘇張終賈正應比耳然丨丨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 唐書高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晩顯而壽吾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道也

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 唐書楊元琰傳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

面如虎 唐書袁天綱傳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丨丨丨當以武處官

輔角完起 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丨丨丨丨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

間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無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赤脉干瞳見上

龍瞳鳳頸唐書袁天綱傳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

眉過目唐書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鼻下氣墨唐書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皆｜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在怒時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

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丨丨丨丨位必卿相

方頤

五代史雜傳李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從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丨丨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眞將相也

骨法非常

五代史吳越世家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名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偏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丨丨丨丨顧自愛因與起訣曰

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繆游時時貸其窮乏

求其人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

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甞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宋史王延範傳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

即日當乘牛目虎顧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四門輦嗜殺而能相人自陜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

面有權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

丨丨丨丨丨丨丨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

因一青馬而貴 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丨丨丨丨丨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河目隆顙修肱龜背 孔叢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丨丨而丨丨黃帝之形貌也丨丨丨而丨丨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龍角博顙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位至公卿

吳市吏 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丨丨丨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骨臭仳脇 王充論衡蘇秦丨丨為六國相張儀丨丨亦相秦魏

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 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

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丨丨丨之法丨丨丨丨之理以丨丨丨丨丨無不應者

性有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丨亦丨丨丨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

稳覆載音聲欲温和中宫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禄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禄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五色之見王癈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

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貳之於行參之於時荀悅申鑒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馬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丨丨丨丨丨丨丨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何氏肥張氏瘦趙岐三輔決録張氏得鉤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鉤丨丨丨丨丨丨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鉤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岳峻瀆流劉晝新論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丨崔嵬有丨極之勢四丨皎潔有川丨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覽其撥妙不亦難乎貴相有四崔鴻蜀録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丨其丨丨丨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在乎粹美李德裕窮愁志夫相之相在乎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寳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丨丨丨丨而已

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寳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丨人丨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卧蛇文 馮贄雲仙雜記傅咸掌有丨丨丨丨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事已乃復

青蠅拜賀及第 馮贄雲仙雜記術士相牛僧孺若丨丨丨丨方能丨丨公擬之及登抖訖歸生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 康駢劇談錄自咸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

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勿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天津橋老人

康駢劇談録裴晉公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

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效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聯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

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遇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揚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已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傳相法 ｜｜｜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

歐陽修歸田録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

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名

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謗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為上也故心相有丨丨丨丨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

十也不嫖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嘗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以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急流勇退 朱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丨丨中丨丨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嫻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

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逈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呂覲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 管子｜｜之｜｜｜｜不可得泉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入｜｜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史記樗里子傳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武庫正值其墓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令其｜｜｜｜｜｜余視其母冢良然

通子午道漢書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也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

禁 後漢書來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吕為聖舍新繕修犯丨丨不可久御

三書生 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丨丨丨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故犯妖禁 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丨丨丨丨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

出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丨丨丨丨丨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貴甥 晉書魏舒傳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丨丨丨丨丨外祖母吕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見上

牛眠 晉書周光傳初陶侃

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丨丨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又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當起宮殿　晉書索靖傳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丨丨丨丨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

沙漲為桑田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丨丨去墓數十里皆丨丨

能致天子問耳　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丨丨丨丨丨帝甚異之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丨丨

丨丨丨丨丨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
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
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武昌不可久住徙亮庚亮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興世
傳興世居臨
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
興世初生當其丨丨丨一旦忽丨丨年年漸大及至
興世為方伯而
洲上遂十餘頃

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
中成都市橋忽生
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丨丨丨當
有丨丨丨丨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為刺史

相墓工

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馬其山岡阜相屬數
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馬宋明帝惡之遣丨丨丨
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
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白兎跳起

齊書
高昭
劉皇后傳歸葬先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
工始下鍤有丨丨丨丨尋之不得及墳成兎還栖其上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 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馬蓍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

當出暴貴而不久 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馬經墳 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逐鹿者來｜｜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 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常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置宅圖墓 北齊書崔法和傳又為人｜｜｜｜呂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葬於桑東封公

侯北史裴俠傳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龍盤鳳翥 舊唐書明皇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

獄氣發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宅有｜｜｜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杜固 唐書杜正倫傳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已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地有壯氣 見上

石蛇三卯 唐書郭誼傳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果姓河

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詛㠯岌假刺史穿三丈得丨丨并丨丨石破之皆流血至是詛及岌三子同誅

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 遼史耶律乙不哥傳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丨丨丨丨丨丨過者丨丨丨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咸陽辰巳長安戌亥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丘陵生止非思鰌市

破楚門 吳越春秋子胥乃使術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㠯象天八風水門八㠯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㠯絶越明也立閶門者㠯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㠯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㠯通天氣因復名之丨丨丨丨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㠯制敵國吴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南大門上有木蛇見上缺西北吳越春秋吳於是范蠡乃觀天大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

泗水却流王充論衡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為之｜｜｜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

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

宅皆當
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 王符潛夫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吕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鬬也五行皆然

宰相當出坤鄉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吕後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

得石牌 馮贄雲仙雜記烏重肩葬先世掘｜｜｜有云牛領岡前紅簫朧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肩依而用

牛頭岡前紅簫朧下見龜葬 上

梁家 沈括補筆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廬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吕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吕進士登科立儀嘗預

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從居廣州鬱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文筆方匀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鎮周廻六十里北出數隴葬者紛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家謂之｜｜

溪山環合當出大魁何蓮春渚紀聞余拂君厚雲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有相宅者言此地｜｜｜｜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邑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宫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丑年必登高第何蓮春渚紀聞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雲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有赴

舉者｜｜｜｜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鬼靈

紀聞張｜何蒁春渚

｜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黄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飦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啣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

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竝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野駝飲水

何遠春渚紀聞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遥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始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皇

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黄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吕他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耳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已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

來春當有天書 見上

掘牛山 王明清揮麈後録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顔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冦之帥黄巢淩刼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

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尭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尭封遂與州官商量黜州縣義丁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黄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黄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尭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悦尋加尭封撿校司徒封博陵侯黄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

朝揖絶勝

王明清揮麈後録范擇善同宜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從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

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謁告於外撫擾州縣遷謫而死

五箭

郭彖睽車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年縣白沙鎮人容縣陸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紀嶺瀑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夜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丨丨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爍爍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壞者名曰土箭層崖叠巇峻壁巉岩銳峰峭岫拔刃攢鍔聳齒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于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間壞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

其教居止遂安君山龍脉正結於此陶宗儀輟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